

聽到的，看見的

一、

這事說起來有些玄。

猶記得在蟄居數星期後，我正耽溺於坐吃山空，又不願厚顏返鄉的糾結。

起初面對無薪假，還慶幸生活能喘息一下，畢竟是壓榨型的服務業。不過隨著疫情嚴峻，商業機能停滯，主管通知餐廳改以外賣型態，催促我最好能主動離職。

實際上在前一年五月，已因瘟疫爆發而失去旅行社內勤，然後轉職連鎖餐飲業，才就近搬至鄰近的套房，想不到又將失業。

話說這棟老式五層的出租女子公寓，雖已拉皮重整，外牆新穎，且位於刻意營造的文青商店街，但雨季來臨，黏膩霉味仍四處漫漶，徒有其表，租金更是讓人喘不過氣。

鬱悶之際，難免抱怨老天給予的無情試煉，我抬眼望向陰沉天空，不經意看見萎垂的地瓜葉藤蔓，懸掛在玻璃窗櫺外，隨風搖蕩、生機盎然；好奇心驅使加上閒得發慌，我爬上天台，打開鐵門，想探究植物是從哪裡攀爬下去的。

映入眼簾的是頂樓前面，朝北臨靠馬路，恰好是我房間的正上方；沒想到這裡竟架有開放型遮雨棚，棚下還堆疊十幾個裝滿廢土的大型保麗龍箱，箱中橫散枯枝和垃圾，其中混雜耐旱的地瓜莖葉，如荒野求生，沿牆匍匐亂鑽到樓下窗簷；原來，曾有人在此種菜，而今看來已棄耕多時。

轉身朝南，是屋頂後方，矗立著高聳水塔，水塔旁建有簡易玻璃屋，裡面擺放數個水泥漆桶、鋁製樓梯和一些裝潢剩下的長木條；想及我那濕仄窩居，或許可以爬上來晾曬衣被，順便種菜打發失業時光。

或許，也要等到很久之後，我才能看明白，在這平凡無奇的午後，當頂樓鐵門打開霎時，命運同時開啟難以意料的轉折。

樓梯斜角處還發現鏟子和水管，徵詢住四樓的劉阿姨，確定是前任房客棄置，於是工具有現成的，長袖套和漁夫帽是防曬裝備，但通常我仍會選擇下午三點過後，陽光被隔壁違章建築遮住大半時才上樓，以避免熱氣難耐而中暑。是的，在第二次上頂樓翻土、撒菜籽、架接竹網時，我已注意到西面加蓋的鐵皮屋牆角下，紅磚圍著一畦曾施過肥的整齊泥地，順理成章，我用來栽植可快速成長的小白菜、甕菜、韭菜和大蔥。幾星期過去，待見嫩芽幼苗向上伸展，暗褐泥土漸被綠意鋪染，感覺像回到幼年，跟著母親在菜地裡澆水除草的畫

面，而困於現實的焦躁也因此得以緩解。

就這樣，彷彿在擾攘世界找到座標，我扮起隱於市的菜農。

七月流火某日，雷陣雨過後，蹲踞菜園角落的我，斜倚隔壁違章牆垣，細心清除被草屑堵塞的排水孔。鐵皮屋鄰近我們這一側，整面牆壁是密閉的，猜想是用來當倉庫，至於面向北方馬路那邊，應該開有一排窗戶，從屋簷隙縫穿透光線可以肯定。心血來潮，我緊貼護欄邊的女兒牆，冒險伸出頭往左瞧，但見隔鄰防盜窗外的水泥矮墩上，是整排蔓草叢生的花盆；莫名衝動驅使我以蝦蟆姿勢伏趴，使盡力氣，冒險往圍牆外伸展，想要看清隔壁窗內的景況。忽然，真的太忽然，一隻蠟黃嶙峋的手臂，從鐵欄杆裡伸出來，順勢去拔窗台裂縫中的野草，在我驚駭跳開、差點墜樓的瞬間，還是分辨出那是一株鬼針草。

鬼針草是草，但那隻枯手是人還是鬼？

等天色暝暗後，我鼓起勇氣再上樓一探究竟，這還要感謝荒山老家的鍛鍊，童年夜遊森林簡直家常便飯，若換作其他人，可能避而遠之吧。

鐵皮屋籠罩陰森闌黑，逡巡觀察許久，認知到不太可能有人住，推測只是碰巧屋主進去打掃。正打算從女兒牆後退迴轉之際，商城霓虹光害折射，讓我眼角瞥見隔壁的鐵窗細格間，緩緩伸出一節手指，講實話，這下子膽子再大也不行了，猶如遇魘魅般顫慄，我禁不住大叫，而這一聲「啊」想必也嚇到對方，屋內隨即傳來噼哩啞啞，似乎有物體向後摔倒又再爬起，然後恢復寂靜。

我迅速逃離現場。

二、

經年後再回首，仍是想不通，當初為何執念如此。

之後的幾日，固定登上天台聽牆角的行徑，連自己都覺得有些變態。隨著菜園欣欣向榮，也逐漸適應隔壁鐵皮屋內不定時發出的噪音，或咯咯咕咕或低嘆吟哦，甚至節奏凌亂的碰撞或敲擊，恍惚闖入了異想時空。我不停地想像，裡面走動的人是什麼模樣。

這其間，也曾到過隔壁一樓店家前駐足，疏離的邊界感，一問三不知，多數人甚至用敵意態度，懷疑我打聽的動機。

明知好奇心會害死人，心想就此算了，然而，自己卻無法遏止持續偷窺的行徑，甚至這次計畫將粗麻繩繫在腰間，另一端綁在雨棚鐵桿上方，跨過女兒牆，企圖凌空飛盪過去，看清楚到底誰在拔草？

貌似地瓜藤晃動的我頗為滑稽，終於如願與一隻眼對望。

比拳頭稍寬的鐵窗間距，我看見，那滄桑黧黑的皺褶臉頰，緊貼窗格，正張嘴咬著剛摘下的葉子！

詫異愣住的我，險些忘記自己懸在半空中，面前衝擊視覺的一幕，已然超出尋常認知，吃著野草果腹的老婦人？

對方亦凝滯不動，右眼斜盯著我，手中還抓著龍葵葉和鼠麴草。

接下來的發展更詭異，老婦人將手中雜草，慢慢挪過來，發出呵呵聲，我忍不住皺眉眨眼，她的意思是要送給我嗎？

「這能吃嗎？」

她輕微點頭，並且張口示範咀嚼一下。

等我下樓回房間時，手中還傻傻地握著一把草。來自鄉野，必然清楚龍葵葉能煮湯，鼠麴草可做成草仔粿，皆忌諱生食。莫非她是沒飯吃了嗎？沒有子女同住照顧嗎？

隔天一早，不加思索地跑去超商買了麵包和飯糰，我奔赴天台，對著隔壁大喊：「阿婆！有聽到嗎？」接著用長木條綁好食物伸到鐵窗前，側身前傾確認她有伸手勾起塑膠袋拿進去，嘴裡又呵呵地對我表達。我知道，「呵呵」是指台語「給」或「好」的意思。

幾番接觸，大致能判斷老婦人是啞巴，但聽力正常，而且獨居。

至此虛浮的時光，突然有了重心，晨昏兩次打開鐵門，上樓澆菜、翻土拔草，一聽到聲響，她會拍打窗框伸出手，明顯向我討食物。雖然失業導致生活窘迫，我還是盡量分些飯菜或餅乾，原先騎腳踏車到幾公里外的傳統市場，拿免費破爛果菜當肥料，如今更是積極撿拾攤販的廢棄殘品，回來清洗烹煮，當成我和老婦人的三餐。

這依舊是歸功窮山僻壤的求生本領，屈服現實，我並不覺得丟臉。

何況長期在繁華都市討生活，早看懂貧富極端懸殊，那些偏隅角落，暗藏的弱勢，真的比想像中淒慘，因此，我心底已設定她是被棄養的老人，或者突發變故，再無親人，以至於沒人通知相關單位予以救濟。

講歸講，我仍裹足不前，不敢貿然舉報，萬一不是所想的那般，豈不鬧笑話，甚至得罪她的親人。何況俗塵涼薄，自己一頭熱，恐怕會招來橫禍與不必要的麻煩。

時間來到小黃瓜豐收之際，而我也在附近超商覓得工作，無法再按時送食物，考量再三，決心放下遲疑，打算親自拜訪這位老婦人，而最乾脆的作法，

是到隔壁公寓按門鈴。六樓是違章加蓋沒裝門鈴，通常要按五樓，繼續按四樓或三樓，總算有人接聽，第一次回應六樓沒住人，只放機械；第二次提到曾有外勞租用，去年搬走；第三次說屋主讓親戚借住，不料疫情時染病過世。

訊息如此錯亂失真，徒增懸疑，明明有人啊！活生生的人。

三、

秋老虎威力持續囂張，烈日灼灼，整個城市如蒸籠竄起的沸騰氣流，隔著拖鞋，都能感受樓頂地板的高溫。即使早晚澆水，菜園裡幾株豆類藤蔓，仍難逃熱浪而被曬死，這讓我頗擔憂待在鐵皮屋中的老婦人，主要是看得見的範圍內，並沒有外掛式冷氣主機。好在每次挪移食物過去，她皆能快速伸手拿取，顯然身體無恙。有幾次，詢問她是否能下樓來拿湯鍋，等好久都悄無聲息，這讓我更想解開謎團。

按鈴被拒絕幫忙開門，老婦人因故無法走下來，想趁住戶進出時，跟隨混入，數支監控器的恫嚇又讓我止步。

只好再回到樓頂，揣測著鐵皮屋既然有前窗，可能也會有後門或陽台。

於是重新觀察格局，評估這棟頂樓西南後方是凸起牆垛，由於被高大水塔擋住，無法直接靠近隔壁，除非練就壁虎功。玻璃屋內剛好有伸縮鋁梯，成為絕佳輔助，助我能像竊賊翻牆，爬到鄰家屋頂。石棉瓦溫度燒燙，催促我必須三步作兩步，俐落彈跳；這其實很冒險，而我竟敢這麼不要命，往後再回想此番操作，不禁直冒冷汗，只能勉強歸結是大山磨練的膽量吧。

還好有安全爬到鐵皮屋後方，可惜這裡僅有廁所通風用的氣窗，身體無法鑽進去。我只能雙手抓住氣窗邊框，腳踩在水泥牆墩上，身體側靠大水塔，然後伸長脖子喊叫：

「有人在嗎？有聽到嗎？」我似乎瞧見一抹佝僂的形體。

「看得見我嗎？阿婆，靠過來抬頭一下，在這裡啦！」果真是人影。

窸窣腳步聲由遠而近，浴室木門被打開，總算見到老婦人整體模樣，駝背乾癟、白髮油垢、臉頰凹陷，裸體的老婦人。

「怎麼沒穿衣服……。」她居然一絲不掛，以淋漓汗水為衣。

我從廁所門敞開的方向，往室內的盡頭掃描，夕陽浮貼在牆上，滲水的痕跡與斑駁陰影，暈染成難以言喻的荒蕪感；沒有隔間、沒有天花板，純粹廢棄倉庫的概念；一台破舊電扇嘎吱地轉動，餿酸尿味隨著熱風從裡面飄出來，簡易木床邊堆滿骯髒雜物、免洗餐盒、寶特瓶，破舊棉被和草蓆直接鋪在水泥地

上，連個桌子都沒有。

直到夜幕低垂，只靠手機亮光，我還倚靠牆垛、攀在氣窗上，即使手腳已痠麻，亦不忍離去。看著老婦人踩在馬桶上，扶住窗框，咧嘴對我笑，那笑容像從枯井裡爬出的青藤，唯存一線生機，令人鼻酸，儘管滿口缺牙還咀嚼著小黃瓜。

當我開口問話，她會眼巴巴望向我，時而搖頭、點頭，時而喉嚨發出啾或鳴。玄妙的是，僅止渾沌的單音，我卻能理解，「啾」是沒有的意思，「鳴」則意指有。

「妳可以開門走出來嗎？」她緩緩搖頭。

「有人幫妳送吃的嗎？」她點頭又連續搖頭。

「妳還有其他家人嗎？」她呆滯看著我，沒回應。

「阿婆，這窗口比前面鐵窗寬，我等一下會再背些食物和礦泉水，爬上來拿給妳，不要再喝生水。」她立刻搖頭模仿牛叫聲「啾啾啾」，表情窘迫又無助，就像孩童做壞事被逮到一般。

縱使沒親見老婦人喝廁所裡的水，但從老家祖母過往的失控情況，大抵猜得到；同樣是無法言語、年齡相近、足不出門、衛生堪憂，不過，祖母是因失智必須關在家中，還有親人同住，而腦筋尚且清晰的她，又為何淪落於此？

這一夜注定是誇張的，我化成蜘蛛俠升降翻滾，小心翼翼來回數趟，但身上綁著瓶瓶罐罐，十分考驗體力，隨時可能腳滑摔下樓；自從親眼見到老婦人面容狀態後，我已無法理性思考，疲憊中更沒察覺自己攀爬行為可能違法，只是累癱在床上，立刻沉睡夢鄉。

四、

筋骨痠痛的我，按理說會夢見鐵皮屋，沒想到卻是穿越過去的過去，回到荒誕虛境卻編排真實的故鄉。

夢中廢棄的貨櫃屋，遠離海洋，漂泊至樟樹撐天的丘陵斜坡，那是老家的模型。冬季嚴寒結霜，尚且有爐灶燒柴取暖，炎夏就特別難熬，酷似密不透風的蒸籠，燒烤著意志力。而癱瘓的父親，靈魂就禁錮在這般極端環境中，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。

父親離世，日子並沒有比較好過，活著的人，依然力道卑弱，無法掙脫宿命枷鎖，但我私心認為，至少母親擔子稍減，不必再四處借貸醫藥費。

緊接著場景跳換至農場，母親橐駝著重物，臉面朝地，步履蹣跚前行，沾

染泥土的雙腳，漸被雜草淹沒。漸被淹沒的還有夢魘中，自閉症的姊姊，阿茲海默纏身的祖母，以及被譏笑是「白癡的妹妹」的我。

丟石頭、吐口水、撕毀作業簿，被孤立詛咒。霸凌是腥臭獸血，潑灑在未完成的油畫上，面目猙獰，流淌整個年少。

雖說如此，纏繞心中的印記，也並非全是煉獄，譬如秋季，夢裡長得比人還高的芒花，始終在山坡盛開，隨風搖曳，還有老藤盤樹、鳶飛雲繞、峽谷湍流，完全是原生態的舒暢。然而，就在這不冷不熱的十月末尾，我毅然離家出走，期待隱身都市叢林改寫命運。可嘆的是斗轉星移，不一樣的天空，生活仍是節節敗退。

「媽媽……救我。」夢囈中，我變成鐵皮屋裡的老婦人，使勁扳開鐵窗，突然，地面伸出骷髏雙手攬住我的腳。

嚇醒剎那，汗流浹背，淚眼婆娑中，尚殘存著防盜窗的鐵條畫面。

顧及超商是七點的早班，乾脆坐起等天亮，毫無睡意看似發呆的我，凝視朦朧的床頭燈，思緒竟被拉回刻意逃避的那一夜。

那一夜，遊移在失魂與清醒之間的祖母，以為我誤闖杉木林而迷路，蠻力毀壞門窗跑出去，執拗要在漆黑的崎嶇獸徑尋我，而我，正滿懷期待沿著省道北上，奔赴新生旅程。而祖母，最終跌落果農挖鑿的蓄水池溺斃。

早年拾荒維生的祖母，晚年無以為生的老婦人，影像重疊，溢滿我的徬徨與內疚。

本以為那些悔憾的圖騰，已在歲月中消磨殆盡，其實不然，對住在違建的陌生老婦會惦記擔憂，難道是雜揉難以釐清的移情作用？

我該繼續多管閒事嗎？

事實上，懸念真有回響，情節的發展，冥冥中出現了巧合。

每日清晨，帶著哈士奇外出踴躍的男孩，會固定走進超商買鮮奶，時間堆積和善，我鼓起勇氣主動攀談，這一來一往，從養狗經聊到疫情網課的無趣，男孩話題轉彎，問起我是否曾去他家樓下，要找六樓的租客。男孩是同棟二樓住戶，遛狗時看見我一層一層按門鈴。

男孩沒聽過鐵皮屋有住人，但仍願意幫忙，也很好奇是怎麼回事。

下班後男孩和他的母親陪同我拾階而上，六樓迎面是防盜鐵門，堆滿雜物的門底下，有類似貓洞的特殊設計，塞著一個發霉鐵飯盒；門把加裝長柄掛鎖已鏽跡斑斑，外加纏繞數圈鐵鍊。我心裡發怵，很不舒服。

「阿婆，聽得到嗎？在這裡。」裡面的木門被打開，幸好她沒裸體，穿著我送的睡裙，嘴裡還不斷發出「顆顆」單音，大概是要求將鐵門打開，門外的人嘗試在廢紙箱裡找鑰匙，又試著拉扯扭轉鎖頭，終是徒勞無用。眼前帶來的超商即期食品沒法送出，男孩的母親建議從貓洞放進去試試，果然可以。

老婦人隔著鐵門開心吃著排骨便當，而我們三人卻面面相覷。

因為意識到，老婦人是被囚禁了。

五、

熄燈翻身，輾轉難眠。渾然不察時沒事，而一旦逼近真相，神經便不自覺地緊繃難以控制，究竟是誰反鎖可憐的老人家？

通宵思忖自問，與其報警或撥打保護專線，還不如先從附近居民著手，例如獲得遛狗高中生的協助。

腦海立刻浮現四樓的劉阿姨，她是 Uber 載客司機，走南闖北見識廣，前陣子因自耕蔬菜大豐收，分送鄰居而與性格豪爽的劉阿姨結識，超商工作也是她幫我牽線的。無庸置疑，她熱誠允諾，還怪我為何不早些告知，說不定能更早解決老婦人的問題。

是啊！生活總會有幾個關鍵的節點，只是往往未能被看見。

由於攀爬屋頂，被斜對面大樓住戶發現，以為小偷入侵而報警，等警察循線找來超商時，店長正在盤點進貨，我擔心被誤會，著急地落淚，又害怕被解雇，趕緊聯絡劉阿姨和男孩的母親，懇求她們幫忙解釋。然後有人通報里長，最後連社會局社工都出現了。男孩的母親證明只是去送食物，連誇我很有愛心；劉阿姨則是將四處探聽的資訊藉此轉述：

「聽說是常做善事的屋主有很多棟房子，同情這位阿婆無依無靠，好心收留她，還負責供三餐救濟。」

「那為何門鎖打不開，又不是關犯人，而且最近沒看到有人送飯來。」都餓到吃窗外野花野草了。

「精神可能有問題，沒人看顧，怕她走丟，大家都很忙，加上疫情……。」

「那應該申請長照機構才對，萬一關在屋裡出意外，好心反而害人害己，自找麻煩。」

「知道她的姓名嗎？」警察準備登錄通報。

「這我不曉得，阿婆不會講話。」但會單音發聲。

目前雖是零星片段，難以拼湊答案，多少有助於推敲改善的方向。劉阿姨

提議里長上樓先將老婦人帶出暫時安置，也可派遣救護車送醫院檢查身體，後續再以警政系統查詢身分和輔導轉介。

因鏽蝕嚴重，鎖匠只能粗暴破門而入，看著兩位女警攙扶老婦人下樓時，我忍不住又哭了。

被際遇遺棄，被時間遺棄，也許我們曾經都是。

眼看時間越晚，圍觀的人越多，證明是網路社群力量。打從警察走進超商開始，就有戴口罩的路人甲，尾隨跟拍上傳影片，難怪當社工要載老婦人離開同時，屋主聞訊匆忙趕來，是一對中年夫妻，口氣極不悅，陪同前來還有他們的年輕媳婦，強調擁有六樓產權，要告發未經許可擅闖民宅。

蹊蹺的是，關於老婦人為何被關樓頂，他們三人口徑並不一致，有說是南部娘家親戚生病借住；另一說是街友私自潛入，不小心困在裡面；又說搬走的二房東，分租給獨居老人，他們並不知情。

拉著我臂膀的老婦人，眼神原本茫然無措，漸漸露出難以名狀的情緒，她舉起微顫乾枯的手，指著態度不耐煩的屋主，低聲囁嚅道：

「伊…是…阮後生。」後生？是兒子？

「阿婆不是啞巴！」音量微弱，咬字不清，旁人還是能聽見。

為慎重起見，必須反覆問話、再三確認，老婦人點頭如搗蒜，口中發出哇哇嗚嗚的肯定語。「哇」是我，「嗚」是有，所以她有親人。

「阿婆說屋主是她兒子。」我仰頭用吼的，心裡很氣，一切都說得通了。

震撼彈讓周遭群眾，大吃一驚而靜默數秒，旋即七嘴八舌，噪音迭起。

「把自己老母關在廢棄倉庫，夭壽喔，會遭天譴。」

「還在裝，現場警察和里長作證，強制驗 DNA 就知道。」

「那麼歹毒，簡直是虐待，這是要判刑的。」

誰說城市冷漠寡淡、事不關己的？但見左鄰右舍，你一言我一語，越講越犀利激動。屋主夫婦明顯因老婦人會講話而慌張，連忙搖頭喊冤，否認血緣關係，也否認有虐待。那位年輕女子，許是心虛加惱怒，竟衝過來狠狠攔了我一巴掌，再用高跟鞋硬踹好幾下，反應不及，我倒栽蔥撞向騎樓旁的消防栓，劇痛昏厥的前一刻，耳畔縈繞混雜聲響：活該，多管閒事，欠打。現行犯，我有錄影，警察趕快執行公權力。糟糕，頭殼流好多血，趕快叫救護車…。

六、

從醫院醒來，盯著天花板浮動的光影，儼然是返回人間的曲線，床邊揚起

老邁沙啞聲：「護士，我女兒醒來了。」

繼續聽到哽咽聲：「我這女兒讀這麼多書跑來當店員，還被壞人打到住院，太不值太可憐，我要帶她回去。」

我默默計算著，應有七、八年沒見過母親，她的駝背更駝，身軀更瘦削，恍惚中以為是過世的祖母，當然這是錯覺。此刻，想像的與看見的，認知的與聽到的，差距十萬八千里，也不足為奇了。

醫生診斷是腦震盪、肩胛骨裂傷，待我從暈眩數週後恢復過來，里長和劉阿姨已將外頭亂成一鍋的糾紛，處理得差不多。幸賴公權力介入，據說老婦人將轉往特定照護中心，後來得知對我動手的女子，是負責照顧阿嬤的孫媳婦，確實有按月付款雇人送三餐和日用品，其他親屬為爭奪整條街的黃金店面，互打遺產官司而沒空理會長輩。壞就壞在，固定送物資的老闆娘，不幸在六月染新冠猝逝，來不及交代諸多事宜，鐵皮屋裡的老婦人就此被遺忘。

「難以想像髒兮兮的阿婆以前是地主貴婦。」我說，更難以想像，如果我和她的生命軌道，從未有交集…。

深秋初冬時節，我重返偏鄉，貨櫃屋已改成是豬圈，農場中央有磚造三合院，是我離家那年颱風後修建的，冬暖夏涼。旁邊加蓋另一套小木屋，是母親賣農產品的店舖，回去的路上遇見餵雞趕鵝的老姊，她好像不認得我，目不轉睛注視許久，才咻咻嗚嗚呵呵的跑過來擁抱我，沒錯，我能秒懂那老婦人零碎喉音實屬必然，而我老姊的連串疊字，是說：太好了，有回家就好。

林場附近迤邐的獸徑已非往昔，被政府單位開闢為觀光景區，沿著杉葉林鋪設的木棧步道，吸引大批休閒運動的民眾；登山口拔地冒出的便利商店和無菜單庭園餐廳，不久後成為我工作的職場。分店長知道我是讀管理科系，特別推薦去總公司受訓，期許我未來能拓展業務，更上層樓。嗯，也期許未來，能改變母親的學歷無用論。

幾年過去，沒有道別是常態，偶爾我會想起老婦人是否無恙。

劉阿姨若有長途載客南下，會順道過來找我玩，她覺得彼此熟識的緣分很玄很珍惜；一邊讚嘆這裡空氣好、風景美，說退休要搬來住，一邊叨唸年紀不小了要幫我介紹男朋友，我啞然失笑，遙望遠處日落，山嵐霧樹，風聲裡夾雜濕涼氣息，一切盡在不言中了。